

唐宋四朝詩話

唐駢題

唐宋
明清四朝詩話

歸田詩話

錢塘瞿佑宗吉著

鄉飲用古詩

古詩三百篇皆可弦歌以為樂除施於朝廷宗廟者不可其餘固上下得通用也洪武間予參臨安教職宰縣王謙北方老儒也歲終行鄉飲酒禮選諸生少俊者十人習歌鹿鳴等篇吹笙撫琴以調其音節至日就講堂設宴席地而歌之器用罍爵執事擇吏卒巾服潔淨者賓主懼醉父老歎息稱頌儼然有古風後遂以為常凡宴飲則用之如會友則歌伐木勞農則歌南山號新居則歌斯干送從役則歌無衣待使役則歌皇華之類一不用世俗伎樂識者是之

唐三體詩序

方虛谷序唐三體詩云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體也

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謳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用也聖人之論詩如此後世之論詩不容易矣後世之學詩者捨此而他求可乎近世永嘉葉正則水心倡為晚唐體之說於是四靈詩江湖宗之而宋亦晚矣聖人之論詩不暇講矣而漢魏晉以來河梁柏梁曹劉陶謝俱廢矣又有所謂汶陽周伯敬者三體法專為四韻五七言小律詩設以為有一詩之法有一句之法有一字之法止於此三法而江湖無詩人矣唐詩前以李杜後以韓柳為最姚合而下君子不取焉宋詩以歐蘇黃陳為第一渡江以後故翁石湖諸賢詩皆當深翫熟觀體認變化雖然以吾朱文公之學而較之則又有向上工夫而文公詩未易可窺測也近高安沙門至天隱乃大魁姚公勉之猶子聰達博贍禪熟詩熟又從而註伯敬所集之詩一山魁上人回之方外友也將磧砂南峯之公之命俾回為序以弁其端云大德九年乙巳九月紫陽

山虛叟方回序按此序議論甚正識見甚廣而於周伯敬所集三體詩則深膚不滿之意書坊所刻皆不載而獨取裴季昌序近見唐孟高補寫三體詩一帙書此序於卷首故特全錄於此與篤於吟事者共詳參之

少陵識大體

老杜詩識君臣上下如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上哥舒開府及韋左相長篇雖極稱贊翰與見素然必曰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可謂知大體矣太白作上皇西巡歌永王東巡歌略無上下之分二公雖齊名見趣不同如此

太白胸次

太白詩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是甚胸次少陵亦云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然無許大胸次也洪武間錢塘宰鄭

桂芳欽之黟縣人能詩而好客醉後每誦太白此四句又誦李適之詩避
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亦足以見其襟抱不凡
也桂芳有詩數百首號樂清軒集府教徐大章為之序云

黃鶴樓

崔顥題黃鶴樓太白過之不更作時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
上頭之譏及登鳳凰臺作詩可謂十倍曹丕矣蓋顥結句云日暮鄉關何
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而太白結句云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
愁愛君憂國之意遠過鄉關之念善占地步矣然太白別有絕碎黃鶴樓
之句其於顥未嘗不耿耿也

相如琴臺

老杜琴臺詩云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
留寶麝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寶麝羅裙蓋咏文君服飾

而用意亦精矣以大家數而為此語近於雕琢然全篇相稱所以不可及
近閱李琬傳有蔓草野花留服飾風魂月魄斷知聞知其出於此然亦善
用事

詩能解患

詩雖能致禍然亦能解患王維陷賊中受偽命祿山於凝碧池置宴作樂
維有詩云萬戶傷心生野烟千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
邊奏管弦及唐收復兩京凡汚於賊者以五等定罪肅宗見此詩得免太
白坐永王璘事繫潯陽獄朝命崔圓鞫問於獄中上詩曰邯鄲四十萬同
日陷長平能回造化筆或冀一人生得滅死流夜郎東坡為舒亶李定等
所論自湖州逮繫御史臺獄時宰欲致之死於獄中作詩寄予由曰聖主
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
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柏臺

四朝詩話
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
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游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神宗
見而憐之遂得出獄謫授黃州團練副使後作中秋月詞云惟恐瓊樓玉
宇高處不勝寒神宗覽之曰蘇軾終是愛君得改汝州聽便

因詩見罪

薛令之為太學正有詩云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蓿長
蘭干明皇見之怒續題云鷗鷺觜爪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柏寒任逐桑
榆暖因斥去之王維攜孟浩然在翰林適駕至得見命誦所為詩有北闕
休上書南山歸故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之句怒曰卿自棄朕朕何
曾棄卿即放還山惟太白召見沉香亭應制作清平調詞三首頗見優寵
然僅得待詔翰林而已及在禁中與貴妃宴樂妃衣褪微露乳以手捫之
曰軟柔新剥雞頭肉祿山在旁接對云滑膩如凝脂上酥帝續之曰信是

胡兒只識酥不怒而反以為笑謬戾如此天下安得不亂

涪溪中興碑

元次山作大唐中興頌抑揚其詞以示意磨崖顯刻於涪溪上後來黃魯直張文潛皆作大篇以發揚之謂肅宗擅立功不贖罪繼其作者皆一律識者謂此碑乃唐一罪案爾非頌也惟石湖范至能八句云三頌遺音和者稀形容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却寫唐家清廟詩歌咏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璧瑕疵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然誠齋楊萬里涪溪賦中問云天下之事不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策於高邑稟重巽於西帝違人欲而圖功犯眾怒而求濟則夫千麾萬旛者果肯為明皇而致死耶其論甚恕

邊帥事

嚴武在當時不以詩名其節度西川有詩數首僅載老杜集中如云昨夜

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趙雲
澗尚書好誦之曰氣魄雄壯真邊帥事也

採蓮詞

貢有初泰父尚書姪也刻意於詩嘗謂予曰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花臉
兩邊開棹入橫塘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王昌齡採蓮詞也詩意謂葉
與裙同色花與臉同色故棹入花間不能辨及聞歌聲方知有人來也用
意之妙讀者皆草草看過了

山石句

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內一首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晚枝拈出
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初不曉所謂後見詩文自驚一編亦遺山
所著謂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晚枝此秦少游春雨詩也非不工
巧然以退之山石句觀之渠乃女郎詩也破却工夫何至作女郎詩按昌

黎詩云山石礮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
梔子肥遺山固為此論然詩亦相題而作又不可拘以一律如老杜云香
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俱飛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亦可謂女郎
詩耶

淮西碑

昌黎作平淮西碑既已登諸石憲宗惑於讒言詔斬其文更命學士段文
昌為之在當時莫能別其文之高下也及東坡錄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
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公論始
定然李義山與昌黎相去不遠其讀淮西碑長篇至五十餘句稱贊備盡
則是非不待百年而已定矣

陸渾山火

昌黎陸渾山火詩造語險怪初讀殆不可曉及觀韓氏全解謂此詩始言

火勢之盛次言祝融之御火其下則水火相剋相濟之說也題云和皇甫湜韻湜與李翹皆從公學文翹得公之正湜得公之奇此篇蓋戲效其體而過之遠甚東坡有雲龍山火詩亦步驟此體然用意措辭皆不逮也

示兒詩

昌黎示兒詩云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
豈為華於我自有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前榮饌賓親冠婚之所於
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松果連南亭外有瓜
芋區主婦治北堂餚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
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為羲冠講唐虞酒食罷無
為慕禦以相娛蹀躞媚學子牆屏日有徒嗟我不修飾比肩於朝儒詩以
示兒曹其無迷厥初朱文公云韓公之學見於原道其所以自任者不為
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語言之工其好樂之私日用之

間不過飲博過從之樂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者觀此詩所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則已不復言矣其本心何如哉按朱子所以責備者如是乃向上第一等議論俯而就之使為子弟者讀此亦能感發志意知所羨慕趨向而有以成立不陷於卑污苟賤而玷辱其門戶矣韓公之子昶登長慶四年第昶生綰袞綰咸通四年袞七年進士其所成立如是亦可謂有成效矣詩可以興此詩有焉

五言警句

宋蔡天啟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捲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為集中第一今考之信然

東野詩因

遺山論詩云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臥

元龍百尺樓推尊退之而鄙薄東野至矣東坡亦有未足當韓豪之句又云我厭孟郊詩復作孟郊語蓋不為所取也東野詩如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又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為讎氣象如此宜其一生跔蹐也惟登第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頗放繩墨然長安花一日豈能看盡此亦譏其不至遠大之兆

尖山險譚

柳子厚詩海畔尖山似劍鉢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作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或謂子厚南遷不得為無罪蓋雖未死而身已上刀山矣此語雖過然造作險譚讀之令人慘然不樂未若李文饒云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遶郡城雖怨而不迫且有

戀闕之意

顧況勉樂天

白樂天少日以詩贊謁顧況況見其名戲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及閱其詩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曰有才如此居亦不難宋薛奎未第時贊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馮掩卷謂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如此薛後登第官至參政王拱辰歐陽公皆其壻也

昭君詞

詩人咏昭君者多矣大篇短章率叙其離愁別恨而已惟樂天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不言怨恨而惓惓舊主高過人遠甚其與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者異矣

長恨歌

樂天長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元微之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文章之妙也

琵琶行

樂天琵琶行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東坡舉此以喻杭妓琴操即感悟而求落籍龍仁夫題琵琶亭云老大姪娥負所天忍將離恨寄哀絃江心正好觀秋月却抱琵琶過別船中含諷意又有女子題詩船窗云爺娘重利妾身輕獨抱琵琶萬里行彈到陽關齊拍手不是元是斷腸聲含無限悲怨非抱器過船者比也

樂天晚年

樂天晚年優遊香山綠野近乎明哲保身者甘露之禍天涯賈餗舒元輿輩皆預焉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或謂樂天幸之非也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晉潘岳贈石崇有白首同所歸

之旬及遭刑同赴東市崇顧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矣樂天蓋用此事彼劉夢得之靖恭佳人怨柳子厚之古東門行其於武元衡則真幸之矣樂天連為杭蘇二州刺史皆有惠政在民杭則有三賢堂併林和靖蘇東坡祠之蘇則有思賢堂併韋應物劉夢得王仲舒范希文祠之其遺愛猶未泯不但以詩名也

鶯鶯傳

元微之當元和長慶間以詩著名傳入禁中宮人能歌詠之呼為元才子風流醞藉可知也其作鶯鶯傳蓋託名張生復製會真詩三十韻微露其意而世不悟乃謂誠有是人者殆癡人前說夢也唐人敘述奇遇如后土傳託名韋郎無雙傳託名仙客往往皆然惟沈亞之橐泉夢記牛僧孺周秦行記乃自引歸其身不復隱諱然周秦行記與僧孺所著幽怪錄文體絕不相類或謂乃李德裕門下士所作以暴僧孺之犯上無禮有僭逆意

蓋嫁禍云爾理或然也

夢得多感慨

劉夢得初自嶺外召還賦看花詩云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以是再黜久之又賦詩云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譏刺併及
君上矣晚始得還同輩零落殆盡有詩云昔年意氣壓羣英幾度朝回一
字行二十年來零落盡兩人相遇洛陽城又云休唱貞元供奉曲當年朝
士已無多又云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蓋自德宗後歷順憲
穆敬文武宣凡八朝暮年與裴白優遊綠野堂有在人稱晚達於樹比冬
青之句又云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其英邁之氣老而不衰如此

先入言為主

予為童子時十月朝從諸長上拜南山先壠行石磴間紅葉交墜先伯元
乾誦杜牧之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之句又在薦橋舊居春